

少年少女紀實散文選

十七歲的心情

主編

張明亮題

多彩太陽



版社



新疆

主編

多彩太陽(第1輯)

十七岁的心情

—少男少女紀實散文選

主 編：張賢亮

策 劃：陳伯君

選 編：韓 蓁
邱易東
李義興

成都出版社

1993·成都

川新登字(011)
DUOCAITAIYANG

十七岁的心情
多彩太阳(第1辑)

主 编:张贤亮
策 划:陈伯君
选 编:韩 蓁 邱易东 李义兴

责任编辑:陈伯君
封面设计:邹小工
装帧设计:晓 潮

出版发行:成都出版社(成都市十二桥街30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县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4.5 插页 2 字数 90 千

版 次:1993年4月第一版 1993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0000册

书 号:ISBN7-80575-489-6/I·89

定 价:3.95元(四册共15.80元)

心 愿

——编辑的话

愿你，喜欢徜徉在挂满露珠的草地上，转瞬间惊喜朝阳透过云层，金辉洒向原野，夺目而璀璨。

愿你，喜欢伫立于沙滩，注目那吸天地之灵气，受孕于大海的海之子喷薄而出，天也绯绯，水也绯绯，你心也绯绯。

其实，那有史以来就受着赞颂的初升的、多彩的太阳，就是少年的你、你的伙伴和曾经的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世间生活和奋斗的时光长短，我们都曾拥有同一轮红日。

那就愿我们的心贴得更近。成都出版社怀着这样一种使命感，邀请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出任《多彩太阳》丛书主编，以期沟通青少年与全社会之间的相互理解。感谢张贤亮先生承担此任。作家的创作可能虚构，就让全社会听听少男少女们自己倾吐的心曲吧！

这里有少男少女们初涉爱河的惊喜、迷惘、痛苦和走出“误区”挽手无怨的历程，有对五彩纷呈的世界特殊的感受和选择，有在升学压力之下压弯了腰的哀怨和对父辈们关于人生关于命运关于社会的认从与反叛。

愿家长、教师对子女们多几分关怀！

愿社会对少男少女们多几分理解！

愿少男少女们相互之间多几分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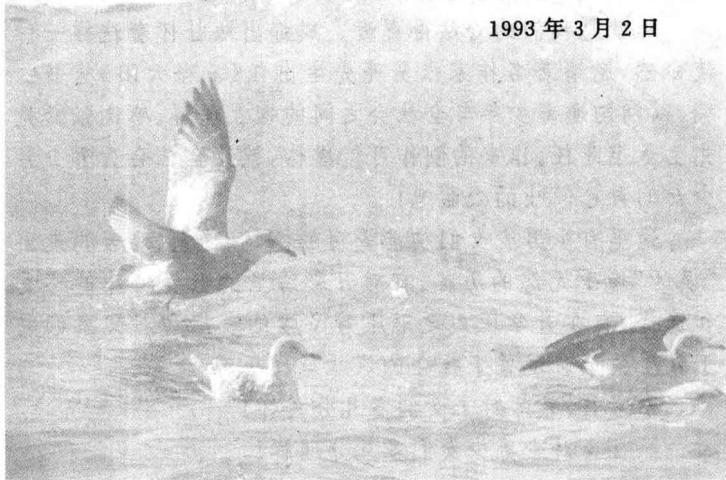
愿少男少女们成长得更活泼，更朝气！

更愿这套丛书里你或你的伙伴们所表达的情感能再次触动你的心绪，伴你欢欣伴你忧，伴你奋斗伴你停歇。我们挽起手来，脚步就雄浑而和谐。

《多彩太阳》丛书是写给你自己和全社会的。如果说，阅读名作家的作品，其成熟美使人感到如游曳在现代化都市，那么，阅读这些作品，其真挚美、坦率美使人感到如走向森林和原野，清新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愿你，和你的伙伴把自己充满真情的散文和诗继续交给本社编辑出版。太阳亘古相同，每天都是新的。

愿你今后回首往事时，灿然一笑：我年轻过。

1993年3月2日



目 录

心愿——出版者的话

第一辑 请给我一个空间

- 寂寞的六弦琴 寒 夏(2)
请给我一个空间 韩忆萍(6)
天祸 雷 霆(12)
由六月走向七月 姚 力(17)
我曾越过那堵墙 钱 锋(20)
哭泣女孩 程冰雪(23)

第二辑 十七岁该听谁的话

- 从此,我懂得沉甸甸的滋味..... 郭 平(28)
孤独的天使 赵 旭(31)
心债 邱 慧(34)
心中的雨 张娜煜(37)
只想有个家 钟立新(40)
无法埋怨 顾佳韵(43)

- 那条清亮的小河 李莹(46)
十七岁该听谁的话 殷建红(49)

第二辑 男孩是风,男孩是雨

- 哦,男孩! 雨岚(54)
暮色里那个男孩 榴枫(57)
那一个黄昏 张晓燕(60)
我那男子汉哥哥 白苎(65)
“痞子”是我的好朋友 马彦(68)
男孩是风,男孩是雨 陈晓苏(71)
走向男子汉 高亢(73)
但愿永远这样好 晓尧(76)
我的信如期而至 王康(78)
这就是我吗 姜明(80)

第四辑 女中学生的内心独白

- 十七岁的日子缓缓流过 纤维(84)
远飞的心 洁子(86)
那一年,我十四岁 李淑慧(88)
丑女孩儿 胡松华(91)
我的雀斑 吴玮(94)
珍惜“青春痘” 苏颖(96)
丑女孩拥有美丽 姜丽伟(99)
戴红帽的女孩 韩涤非(104)

- 还是当我的假小子..... 悄 然(107)
珍藏温馨..... 杨雨寒(110)
纯洁..... 党 苗(114)
月圆的时候..... 李金玲(117)
十五岁我懂得了爱..... 高 珊(120)
那天我刚满十七岁..... 王 蕤(123)
十八岁的心情..... 莫华英(126)
阳光·灯·我的家..... 何 晖(129)
一个女中学生的内心独白..... 金昱冬(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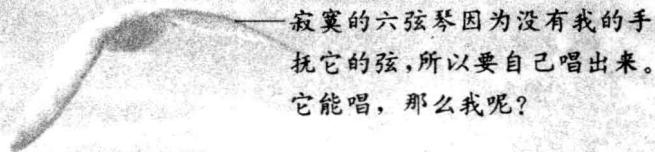


第一辑 请给我一个空间

为了升学，我舍弃了多少
外出旅行的浪漫
压抑了多少感情的渴望和思慕
寂寞的六弦琴因为没有我的抚弄
所以要自己唱出来
当你听了我的歌落了泪
千万不要问我：你是谁

寒 夏

寂寞的六弦琴



——寂寞的六弦琴因为没有我的手抚它的弦，所以要自己唱出来。它能唱，那么我呢？

为什么耳边总响着六弦琴的声音呢？谁在弹？我知道，小舅舅送的那一把是锁在柜子里的。我自己锁的。

看过医生之后，夜里还是睡不着，这种病叫做神经衰弱。见鬼，谁起的这么吓人的名字？“衰弱”。我衰弱了么！我十七岁还是七十岁？

数数吧。“一、二、三……”月光投在书桌上，我知道已是下半夜，再若不睡，明早上课要听不进的。“五十、五十一……”借来的物理习题集要还了，得快点做完。哦，为什么男孩子们会把解物理、数学题当成享受和乐趣呢？为什么我一见到习题集就脑袋发胀呢？为什么我一上语文课就莫名其妙地亢奋而一上数学课就相反呢？难道……

不！不许这么想！

每当我心里出现这个可怕的“难题”，我总要想像罪犯一

样颤抖，生怕自己被这个“难题”拖入缪斯的王国。不，不能学文，想一想都是过错。路只有一条。没听见米老师怎么说吗？“文科班都能考90分的题，你们为什么考得这么差？说句不好听的，文科班，那都是理科学不上去的呀！”听听书香门第的家里怎么说的吧？“咱们家两代学理工的了！”医生（包括名医）、工程师、研究员；物理、化学、生物，占全了，唯独没有什么“中文”、“历史”、“经济”！不能辜负了他们。

春天悄悄跑了来，我只能让她从笔的旁边溜走，每次摸稿纸都觉得像小偷。我在极力扼杀我对文学的兴趣，能少写一个字就少写一个，把时间全花在理科上，题海呛得我喘不过气。可是，每次考试，分数最高的是语文、英语而不是物理、数学。

“二百一十一、二百一十二……”

赶不走的六弦琴声！

今天早上，梅老师叫我到她办公室去。“你参加文学小组吧。”她手里拿着我的作文。笑着说。她大概以为我会乐得蹦起来，起码也会愉快地答应的吧？老师，你不知道啊，起码有四个语文老师动员学文了，从初中到高中，写作文是我最不费力的一件事。可我，知道不该把这没用的本领引为自豪。对不起了，老师！

“下学期要分文理科班了……”我所答非所问。

“那么，我看你很有文学基础呀……”

“可是，我要学理。”我近乎粗暴地打断了她。

沉默。

我红着脸，轻轻说了一句：“老师，我……可以走了吗？”

她微微地点了点头。

我逃跑似地转身走了，背后是梅老师忧郁的轻叹。

六弦琴声还在响。没有谁阻止我弹琴，是我自己。没有谁强迫我不去碰稿纸，也是我自己。有人说，有毅力的人是最伟大的人。

班长欧毅来找我，说请我编几个小品，开主题班会用。他那真诚的目光使我不忍拒绝。创作！难道我要走上创作这条路吗？我借口功课忙，想推辞。可欧毅的目光明白地告诉我：“你不会撒谎，请你答应吧！”

终于我应了下来。但心里提醒自己：“这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

我不敢回家写，每天放学后到图书馆去坐一个小时。一个星期我完成了四个小品。这下欧毅满意了。我却觉得像小提琴断了A弦似的那样累。我对爸怎么说的？

是，我不会撒谎。可我这是在干什么？

班会结束后，几乎全年级的同学都读了我的剧本，认识了我这个可怜虫。该感到光荣和幸福，不是吗？可我只觉得羞耻，尤其是在班里的理科尖子面前更是羞耻。他们一定在心里说：“她呀，没出息，别看总分还可以，全是靠文科提上去的！”

此后我几个月没摸稿纸，作文也常迟交。

我的六弦琴是不是自己会唱？为什么夜里总有那伤心的音符在我耳边响？

“二百七十，二百七十一……”

班里的秦榕转学走了，去的是宾馆服务员的培训学校。走的那天全班开了欢送会，她又跳一遍那个不知演了多少

次的俄罗斯民间舞。大家还看不够。后来她又唱了歌，别
的同学也唱了。欧毅递给我一把吉他，我躲开了，像躲一
条蛇。秦榕走过来，泪水在眼里转：“你不肯为我弹一次吗？”
我还是弹了。

记得小时候躲在小树林里，忽然看到一只亮蓝色的蝴蝶
从眼前飞过。于是我感到一种奇特的幻觉般的思想流过
全身，跑回家去用我认识的大部分字在纸上拼起来，成了
这个样子：

“蓝蝴蝶飞到蓝树林里去
蓝汽球飞到蓝天里去
蓝鱼儿飞到蓝海水里去
还有我哪！我是蓝色的小姑娘”

有人说，这就是天赋，这就是灵感。
不。

我一定看错了。

根本没有亮蓝色的蝴蝶。

许多次睡不着，我都在求着一个什么人：若你能的话。
请给我数学天才吧！哪怕让我一下子为写作文愁得吃不下
饭！求你了！

可几年了，总没有实现。

“五百二十一，五百二十二……”


寂寞的六弦琴因为没有我的手抚它的弦，所以要自己
唱出来。

它能唱。

那么我呢？

韩忆萍

请给我一个空间



——我只能像别里科夫一样把自己
装进套子，隐藏得深深的，努
力把自己培养成目不斜视，耳
不旁听，只看书本的学生。

天色微明。六点二十分。

楼下传来脸盆、杯子相碰和刷牙的声音。寝室里的电灯还没亮。黑暗中有人划亮火柴，点燃了蜡烛。207 寝室里也响起了“窸窸索索”穿衣服的声音，象耗子在木头上磨牙齿。早起者开门出去，不小心踏在门口那一滩汪汪的水里，溅起了细小的水花，弄脏了她漂亮的红皮鞋，恼得她恨恨地骂着。谁叫楼道水笼头就安在门边？谁叫漏水洞被堵住水都漫到地上校工却不来修修？再过几天，恐怕 207 室内也要水汪汪的一片了。微明的黑暗中，响起了贪睡者无可奈何的呵欠声和嘟哝声，有人示威性地把本来就不太结实的木床压得“吱吱”直叫。

灯亮了，晃晃的刺人眼目。六点二十五分，喇叭里响起了听腻了的《运动员进行曲》。大家更忙了：洗脸的快快

地洗，刷牙的快快地刷，再抓紧时间往脸上抹点奥琪、乐斯……只听得一阵进进出出的急促的脚步声。因为进行曲一进行就意味着马上到操场集合。迟到三次者作一次旷课，旷三节课者就请“bye—bye”。虽说不是真的“bye—bye”，但到办公室陪陪班主任也是免不了的，那实在是令人不愉快的事。

响起了第二遍进行曲。同时传来了体育老师中气充足的极有礼貌的声音：“请还在寝室里的同学马上到操场集合……”

楼上楼下一片响亮急促的脚板与地面相摩擦的声音。207的人更慌了。琼问夏穿好没有，夏心急地说：“还在床上哪。”敏一边对着镜子梳她那柔滑的头发，一边埋怨：“这老师也真是，刚亮灯就做操，整整提前十五分钟，催命也得等人家收拾好嘛！打开水的时间也没有了。”

没有人顾得上和她搭话。

夏这时跳下床来，趿着鞋子，两手提着裤子，心慌地说：“哎呀！我这裤子怎么提不上去？！”我一瞅，笑道：“来一个跳跃运动，跳一跳再提一提，谁叫你穿小管裤？”夏果真姿势优美动作难看地跳了两下，同时手用劲往上拉，终于穿好了。进行曲已经接近尾声，大家都往外冲。帐子里忽的一声长长的呵欠，接着惠的声音传来：“敏，替我请个假，就说我不‘好’的。”这家伙，经常不“好”赖在被窝里。夏跑到门口却又折了回来：“哎呀！我还没梳头呐。我的梳子呢？”她在床上手忙脚乱地找着，操场上空回荡着“立正”的口令声。惠都替她慌了：“还没抹宝宝霜呢，快点！”夏此时却不慌不忙地说：“头发梳好再走嘛，这有关

我的仪表问题……”

早自习下课铃一响，一股又一股汹涌的人流涌向食堂，食堂立刻成了乱糟糟的战场。我紧紧地端着饭碗好不容易从“战场”上撤退下来，回头看看仍在争斗拼搏的饥饿的人群，不觉暗暗吃惊：自己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本事这么快就“冲杀”进去又“突围”出来。低头看看碗中的菜，五毛钱的蒜苗炒肉只有那么可怜巴巴的几片，叫我怎么把这三两饭吃得完？！算了，只好回寝室冲点开水，可不知还有没有？经常打不到开水，谁知那烧开水的是不是又到街上茶馆去聊大天了呢？一元五的水费是白交了，还不如当初买点泡泡糖吹吹泡泡！

第一节课刚下，语文老师拉开门，正和微笑着的数学老师碰了个脸对脸。他一向这样，早来晚去。又得少看几页小说了，我想他最喜欢的莫过于多上几分钟的课了。他放好课本、笔盒，在课桌前背着手踱了一圈，再踱到讲桌前，一手撑着桌子，一手翻开课本，抬头说声：“上课！”于是大家懒懒地站起问个好，讲完一道题才听到上课铃声。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四大页，又快又多，简直令人难以接受。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教学方法很不错。

正头昏脑胀之际，耳畔终于传来了盼望已久的铃声。啊，下课了！脑子一下清醒过来。好想到走廊上看看远方田野诗意般的绿；好想吸几口凉的空气，伸伸懒腰……偏偏数学老师还在没完没了大讲特讲三角函数的五点画法。广播里响起“为革命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的甜甜童音，那一定是个可爱活泼的乖男孩。我不看数学老师，自顾自地做起“轮刮眼眶”。要是他瞅见发火，我也振振有词地对他